

上海出品公益纪实节目探索生态文明建设题材创作新模式

《一路前行》，在热搜与争执中坚定向前

■本报记者 王彦

胡歌和刘涛“最炸裂的6分32秒谈话”冲上热搜，无关八卦，而是真真切切直击了属于当代的议题——环保与每个“我”休戚相关。

引发网友围观的谈话发生在大型环保公益纪实节目《一路前行》中。在可可西里，两名演员讨论是否该把野外如厕用过的手纸带走？胡歌认为有必要，刘涛觉得未免苛刻，双方较真的态度和激烈的争执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后，网友们也加入辩论场，话题阅读量近1亿。其中一条高热的评论写道：“当这样的辩题让我开始认真思考，对于环保理念的宣传是有益的。”不只是手纸之争，节目中还出现了不少论题：无人区的影像记录该作怎样的取舍？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在传递幸福感之余是否还潜藏隐患？国家公园划定后，当地原住民何去何从？凡此种种，都指向一个关键主题——人与自然的距离。恰是从普通人看得见、想得到的视角进入，这档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和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节目正在探索生态文明建设题材创作的新模式。

从图书馆开始，镜头所及不只是“美”

青海可可西里、内蒙古乌兰布和、海南

后海村……单是这些取景地已让观众早早在《一路前行》的收看预约键。播出三期以来，弹幕上不时飘过的“山水如画”“截图收获壁纸”也印证着镜头收录的自然之美。

但倘若只把节目当成山水美的巡礼，无疑是偏颇的。就像胡歌、刘涛、陈龙作为节目的发起人和环保行动者零片酬进组、素颜出镜那样，他们拒绝摆拍，求“真”才是创作的起点。

踏上正式的山水旅程前，三名演员参与了两项重要准备工作。先是“生活垃圾观察”小实验，他们需要对自己一周内产生的垃圾进行观察和记录。

完成生活实验后，场景转换到上海图书馆东馆。在那里，他们参与的与其说是一场专题策划，不如看成是由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汪品先领衔的创作座谈会。

连续三天，节目请来了生态环保领域的各行业人士，围绕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塑料污染等主题，用演讲分享的形式激活大家对生态建设的认知。农场主理人马彦伟科普，荒漠化问题正逐渐成为地球“癌症”；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说，他们在海南三亚救治过一头绿海龟，体内有三公斤垃圾……

从身边的实验到深度的环保实践分享，节目用一整期正片记录下《一路前行》的原点。

如胡歌在节目中反复引用英国生物学家珍·古道尔的名言：“唯有了解才会有关心，唯有关心才会有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生态建设，是每个普通人可以从低碳生活开始的举手之劳。

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距离，思考如何“共生”

《一路前行》的总导演是秦博，著名的纪录片人，代表作有《人间世》《人生第一次》等高分纪录片。在纪录片领域一直有个理念之争：拍摄过程中，镜头内外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拍摄的行为本身是否已对人物和事件的原生态形成了“介入”。耐人寻味的是，介入或不介入，也发生在《一路前行》记录的环保工作中。

以胡歌和刘涛辩上热搜的那期节目为例，起因是他们在可可西里的公路两旁捡垃圾，发现大量随地丢弃的纸巾。其中，只有竹浆纸和木浆纸能降解，其余大部分湿纸巾、干纸巾都无法自然分解，还容易被动物误食……讨论渐渐变成争辩。

实际上，他们从“到底进不进可可西里”就出现了分歧。按原计划，三名演员将会深入可可西里腹地去看藏羚羊产仔。但启程之前，他们作出了令人意外的决定——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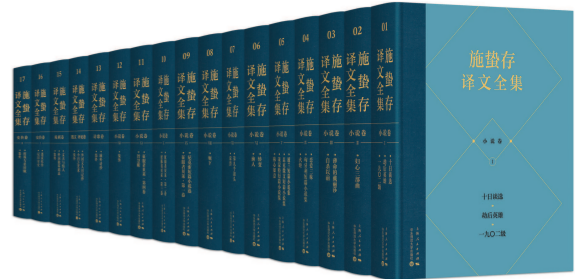
了。不去看藏羚羊产仔，而是留在保护站捡垃圾。

为此，他们和导演组、巡护队开了一场会。导演组考虑到，嘉宾可以提供外来者的视角，让观众随之感受到保护生态的意义。巡护队的秋培扎西也认同，公众人物能吸引大众对生态保护的关注度。而胡歌提出，既然可可西里保护区不允许外人进入，公众人物更不能为了真实体验，而做出不正确的示范。

最终，节目组达成了一个权衡方案，兵分两路，嘉宾们在保护站进行日常工作，导演赖瓌跟秋培扎西等巡护人员前往一线，以最大可能的“不介入”来获取影像。

不过，最新一期节目，观众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看到了另一种景象。

节目刚走进青海玉树昂桑乡，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吕植教授说了一句意料外情理中的话，“我们最终是希望，这个地方的保护由在地的牧民来做，我们只是提供帮助”。区别于可可西里无人区“自然的归自然，人类的归人类”，在昂桑乡，“人”也是属于自然的。当地牧民世代在此生活，和雪豹、岩羊那些野生动物或者一草一木相同，人亦是天地生灵的一分子。正出于如是观点，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探索把修复、保护土地的自主权交给世代与之相处的牧民，真正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施蛰存译文全集》共五卷17册近700万字，成为研究施蛰存文学翻译理念的基础文本，也是研究中国现代翻译史、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出版方供图）

■本报记者 许畅

明天是施蛰存先生诞辰118周年纪念日，历经数载编辑整理的《施蛰存译文全集》在沪完整面世，共五卷17册近700万字，成为研究施蛰存文学翻译理念的基础文本，也是研究中国现代翻译史、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

为纪念施蛰存为上海文化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融汇中西 风范永存——《施蛰存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昨天在上海社会科学馆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探讨施蛰存存存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昨天在上海社会科学馆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探讨施蛰存存存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昨天在上海社会科学馆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探讨施蛰存存存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昨天在上海社会科学馆召开。

十七册近七百万字《施蛰存译文全集》在沪出齐

系统展示他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翻译实绩 戏剧卷中收录未刊手稿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施蛰存是绕不开的人物，他不仅深耕文学创作，更有大量翻译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方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温泽远透露，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施蛰存不少译作在早年初版后未能重版，有些散见于报刊的单篇更是从未集结。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施蛰存家属授权，启动《施蛰存译文全集》出版项目，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下，首次对施蛰存翻译成果进行全面汇集整理，系统展示他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翻译实绩。

《施蛰存译文全集·小说卷》2021年率先推出，汇集其自20世纪20年代起翻译发表的域外小说近60种，约500万字。此后，诗歌卷、散文评论卷、戏剧卷、史传卷陆续出齐，收入《域外诗抄》《外国文人日记抄》《今日之艺术》《丈夫与情人》《蓬芭社传》《尼日尔史》等译作，施蛰存对各种文学体裁的翻译得到完整展示。

“纵观译文全集，施先生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新概念引入中国，这在当年文坛引人瞩目。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些理论概念合在当年文化创作中，使读者读到了弗洛伊德、意识流、潜意识等，开启了别样的阅读语境和阅读体验。”施蛰存长孙施守珪谈到，全集戏剧卷中的匈牙利剧作《李利昂》根据施蛰存未刊手稿收录，有着极高出版价值。

作为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领域卓越大家、上海社科大师，施蛰存是上海这片文化高地中具有标志性的一座高峰。

“他在新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古典文学研究、金石碑版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深刻影响了海派文化积累与发展，更是中国现当代人文领域宝贵财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介绍全集编辑整理情况时透露，早在20世纪20年代，施蛰存踏上新文学创作之路不久，就开始了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引介。译作所涉国别之多、时间跨度之大、体裁之广，都超出人们的想象。他先后翻译过奥地利、德、法、英、意、西、美等国作家作品，时间跨度从文艺复兴时期直至20世纪，体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艺评论、传记等。“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施先生身上有一种中国江南文化的风流和才情。江南文化的优雅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性、世界性的结合，在施蛰存身上表现得极其突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玉明翻阅诗歌卷后感慨，“原作当然是外国人写的，但汉语译文表达得那么迷人，你就发现施老的文字真是漂亮。”

回望施蛰存的一生，他1905年生于杭州，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次年转入革命气息浓厚的上海大学，两年后转到大同大学，参加五卅运动。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加入共青团，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办刊物，开书店，参与冯雪峰和鲁迅拟定的苏联文艺理论丛书译介；1932年起在上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并从事小说创作；1952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艺艺术杰出贡献奖”。

据悉，研讨会等活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承办。

《中国救护》《闪闪的儿科医生》等在网络平台热播引发关注——

医疗纪录片震撼人心的力量从何而来

■本报记者 宣晶

60多岁老人突发心梗，呈叹息样呼吸，连续三次室颤，急救医护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生命；38岁产妇破水，孕晚期胎儿横位，救护小组紧急出发，护送她安全入院……刚收官的纪录片《中国救护》因其真实记录院前急救现场成为热议话题，B站播放量超8300万次，吸引20.8万网友在线追剧，豆瓣评分8.9。每一集节目结尾处，满屏都是“谢谢你们”的弹幕。

国产医疗纪录片近期再度迎来观看热潮，2023年的新片《闪闪的儿科医生》仅B站播放量就达2.2亿次，《急诊室故事》《人间世》《生命时速·紧急救护120》等高口碑纪录片被网友“一刷再刷”……医疗纪录片震撼人心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许在这些关于医生的真实故事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真实影像、真诚叙事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你好，120。”每天都有数十万人拨通这个最常见的呼号，寻求医疗救助。从急救电话被拨通的那一刻起，原本素不认识的医患两端迅速建立起关乎生死的联结。《中国救护》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天津、重庆、杭州，内容涉及120调度中心、急救车、医院急诊部等多个环节。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透过120的车窗，看见真实的人间百态。”

一部好的纪录片，需要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与真实的记录。《中国救护》拍摄时间总计超过11个月，跟拍120急救任务超600次。《中国救护》总导演任茹表示，院前急救病人以高危、突发意外等情况居多，人们会表现出最不设防的反应。考虑到救护车空间有限，摄制组采用了内部蒙太奇的长镜头拍摄，用现场分镜捕捉瞬息万变的急救场景，还在医护人员胸前布置大量GoPro（高清运动相机），尽最大可能保住真实感。

与此同时，医疗领域的特殊性则考验了主创团队的学习能力。《闪闪的儿科医生》以深圳市儿童医院急诊科和门诊为切入点，串联起急诊内外科、胸心外科、重症监护、神经外科、泌尿外科、骨科、内分泌科、血液肿瘤科等主要科室。为了熟悉儿童医院，主创团队走进医院的每一个科室，与医护人员一起诊疗，几个月摸索下来，每个人都成了“准医生”。



▲《中国救护》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天津、重庆、杭州，内容涉及120调度中心、急救车、医院急诊部等多个环节。图为该片剧照。
▲在直面家庭关系、医患关系的同时，《闪闪的儿科医生》着重展现了对重症孩子进行关爱。图为该片剧照。
制图：冯晓瑜

记者发现，在《中国救护》《闪闪的儿科医生》的叙事中，融入了医学常识、急救技巧，并透过轻巧温暖的形式将知识点输出给观众。有观众表示，平时看网剧一般会放到1.25倍速，但医疗纪录片的某些片段要用0.8倍速来看，“不仅于细微处感悟生命可贵与人间暖意，还收获了实用的医学知识”。

求“真”但不卖惨，于困境中见到光亮

《中国救护》从1620个小时的可用素材中选取38个故事，《闪闪的儿科医生》积累了约3800个大小病例，最终播出的案例只有40多个。面对海量的素材，主创团队如何取舍？

任茹透露，《中国救护》摄制组根据病症的罕见或严重程度、当事人及家属的性格特点、社会议题的关切热点、急救过程的动人触

点等标准进行拍摄研判。后期制作团队选取内容完整、主题明确的素材进入剪辑池，进行二轮、三轮剪辑。剪辑后的案例被团队称为“故事包”，主创将具有相关性的“故事包”勾连归纳，构思单集主题。待确定“须臾人生”“心安之所”“悲喜相通”“爱的回答”等关键词后，再从不同维度进行拆解和升华，让每一集40分钟的内容呈现得更加充实有力。

于是，我们在《中国救护》里，看到了高浓度的“遗憾”——95岁的爷爷上厕所时突然失去意识，经急救后心率回到128，但抬担架下楼途中情况又急转直下；30多岁的年轻父亲生命骤停于深夜，等医生赶到时已无抢救指征……“初看时，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憋屈难受，但熬过去之后，就像活过了几辈子，真正重要的感悟会浮现出来。”任茹认为，透过摄像机，观众可以目睹医患之间、亲友之间的相处，也能在稍显冷酷的现实中，看到生命的韧

性、人性的温良。

纪录片求“真”但不卖惨、不制造焦虑，而要传递温暖，让观众于困境中见到光亮。“观他人之命运，思自我之人生，能够促进观者的反思性，让我们实现更好的连接。”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认为，优秀的医疗纪录片可以让稀缺的死亡教育和生命教育得到呈现。

“在直面家庭关系、医患关系的同时，《闪闪的儿科医生》着重展现了对重症孩子进行关爱。”在导演廖莎眼中，医者仁心值得钦佩，而患儿幼小身躯里蕴藏的强大生命力更让人动容。节目聚焦儿童“罕见病”群体，他们被低于万分之一的概率不幸“命中”。“每一个‘生而不同’的孩子，都值得被世界温柔相待，他们的人生同样充满光芒。而医学的责任和魅力就是帮助孩子撕下‘不一样’的标签，感受在这个世界上独特存在的意义，体会同样多彩的人生。”廖莎说。

著，扩展了沈从文研究的视野。

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沈虎雏以其“务求精确、一丝不苟的性格”，持续整理父亲的作品，包括整理出他在1949年后的17年中的零散断章，集成《沈从文全集·补遗卷》。这样不遗余力的家族接力以及亲人的深切感受，让人们向沈从文的世界靠得更近。

沈虎雏将其认为补遗文稿中最重要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交给张新颖作解读文章。在这篇家族私人认为是沈从文绝笔的文章中，张新颖再次发现“沈从文时刻”——他在精神错乱脆弱之时，“细而稳”的笔画仍蕴含深沉的力量，这是沈从文在痛苦中追寻生命坐标的写照。

张新颖在研究和写作中反复史料力求真实，细节处跟沈虎雏及其家人反复确认。他说：“我所能做的努力，只是尽力去接近传主。”他自称“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力求在真实基础上作出有情的表述。这跟1962年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信遥相呼应：“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之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上的理解与认识。”

这样的“有情”，是对生命、个体、时代、历史的有力关怀。无论是沈从文、沈虎雏还是张新颖，他们都在践行着：“每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一样，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溯洄于时间长河，打捞“沈从文时刻”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新书出版

■本报实习生 孙彦扬 记者 柳青

谈到新近出版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形容这是对他“别有意义的小册子”，“使我个人对沈从文的研究更加完整”。这部新版《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与先前出版的《沈从文九讲》《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确定了张新颖研究沈从文的基本格局。

自称为“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张新颖从旧版中编选了三篇论文与一组诗，精心增补三篇新论述，并加入他同沈从文之子沈虎雏交往通信的回忆文章，新书与“沈从文的后半生”紧密联系在一起，重现一位发觉生命间“柔情”与“热爱”的“少数人”。

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

张新颖在其对谈、演讲稿、成书中等多

次使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一题，因为他持续地专注于：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发生何种关系？他在研究中溯洄于时间的长河，打捞特定的“沈从文时刻”，他相信，正是这一个人物与这些时刻，引起二十一世纪众多“我们”的共鸣。

根据《湘行书简》，沈从文于1934年回乡途中重渡湘西河，他在这条水上经历了一次“彻悟”时刻。多年后，阅读这些尘封的书信带给张新颖“一个特殊的时刻”，使他与沈从文建立起了某种无法言说的关系，不断体会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

1950年，沈从文在历经崩溃而逐步恢复的阶段，彼时进入他视野的那只“豆彩碗”，不再仅是用具，而是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有情物。因为这件小小的器物，沈从文在不确定的时代中确立了余生的寄托。当张新颖读到沈从文写于1950年8月8日的这段日记时，意识到

自己“遭遇了‘沈从文的诗的时刻’”。“有了这样的想法，再看沈从文的很多文章，诗的意境不断浮现，便‘剪辑’出几首他的诗歌。”沈从文看到制器彩绘者将生命的柔情转化到“小碗”中。张新颖从“豆彩碗”中汇集出“沈从文时刻”，以诗的形式与力量，向读者传达沈从文的生命体悟。

从文学转向文物，沈从文“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张新颖描述沈从文的杂文研究为“先锋，打前站，开荒辟土”，他既是“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与时代保持距离，但通过微观而具体的生命经验的梳理，隐秘地与时代发生着独特的关系。

他的“有情”，是对个体和时代的关怀

张新颖把他与沈虎雏的书信往来收入专